

湘西“锁蛇”：蕴涵科技元素的黑白巫术晶品^{*}

吕养正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湘西锁蛇属于辰州符中九丁十三川之遗存绝技之一,属防御性的感生性质的白巫术,但也能转化为极富攻击性的危害人命的黑巫术,是黑、白巫术的结晶体。“锁蛇”的内核注入了药物药效的科技含量。隔绝的地理机制和厚重的原始巫傩文化孕育并保存了这种蕴含着科技元素的黑白巫术的晶品。

关键词:锁蛇;黑巫术;白巫术;科技元素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8)05-0147-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湘西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研究”(05XZJ001)

作者简介:吕养正(1949-),男,湖南沅陵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湘西“锁蛇”属于辰州符中九丁十三川之绝技之一,“九丁”,指初始九项绝技之传人,也可理解为派别,“十三川”泛指诸绝技流传散播之地,大约包括以今湖南省沅陵县为中心的大湘西覆盖区域。“辰州符”义同“祝由科”,其名不过突出符篆的作用和强调滥觞之地,所谓“祝”就是诅咒,“祝由”一词本义是指念咒为人治病,其治病的特点是“不用针石药饵,唯焚化符篆,祝说病由,故曰祝由。”(《清稗类钞·艺术类·祝由科》)清赵翼《簪临曝杂记》中载“湖南祝由科”云:“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祝由科能以伤移于人也。”一说祝由乃能操此术之人之姓氏,居湖南辰州府,传为黄帝时祝由氏的后裔。《里乘》卷三载有此人起生回生之神技异术。

湘西锁蛇人,多为巫师或精通巫术、药理之人,为防毒蛇噬咬,入山先以符咒穰之,遂将茅草打结,则可从容入山,方圆数里之蛇,皆螫伏藏匿,即见之亦无妨,无碍顺畅完成采药伐木诸事务,出山需收咒解结。湘西山大林密,穴深涧恶,毒虫恶蛇,无处不存,正所谓一物降一物也。

锁蛇需先念咒,余窃以为此乃障眼法,或曰心理战也。

锁蛇咒语分为两部分,一为请师口诀,无论施行何种法术必不可缺,且具有程式化特征。咒云:“抬头望青天,师傅在中间,一叫自到,一喊就来。在我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跟左拥右……”;巫师坚信即或师傅早已作古,其亡灵也会暗中庇佑弟子。二为锁蛇口诀,密不外泄,收束则无非是通行天下的“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敕令,以增加自己的威严。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多信仰原生态的原始宗教,自古及今,长期在民间存活流传,道教符咒术的发展和完善,促成了符咒术的世俗化和民间化,也成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吸附的成分,这是异质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湘西地区,无论苗、汉、土家,小儿通宵夜啼,家人常到处散贴一种变相的符咒攘解之,曰“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或“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明显可以看到符咒术异质文化交感的特征和世俗化、

* 收稿日期:2008-06-27

民间化的貌相。

符咒术本是巫师的专利,是巫师的看家本领和绝招,咒语是巫术仪式的核心。据有关专家考究,符咒术的“灵验”乃气功内外气的功效以及符纸和画符之丹砂、雄黄本具有一定的镇惊清热之疗效,尽管疗效十分有限,重要的则具有心理暗示和心理疗法之效用。符篆巫术就本质而言,是一种迷信活动,符篆为愚昧与无知的结晶品,其传播的媒介乃成功个案的渲染和先民传统的直观思维法,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鬼神的敬畏,符篆是人们对于鬼魂恐惧的一种镇静剂和妄图调节、控制鬼神的心灵麻醉剂。

单凭几句咒语就能锁住遍布于山野溪涧中的毒蛇,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在巫师和信仰鬼神的人们眼中,符咒是具有不可抵御的魔力和法力的神圣的语言文字,但在智者和科学家看来,画符念咒不过是巫师渲染神通的障眼术而已,同样,与其说表现了巫师对传承而来的巫仪的虔诚、庄重和规范,不如说体现巫师对“欺师灭祖”罪名的敬畏和忌惮,同样,念咒后的“结草”充其量只是一种由借喻生发的象征性的动作符号,根本无法诠释“何能锁住蛇”的本质和内核。

二

在神秘的湘西,“锁蛇”实有其事,锁蛇不乏于人,上世纪70年代,花垣县覃不见老人乃家喻户晓之人物,其锁蛇绝技令观者瞠目结舌,听者毛骨悚然。他可将方圆数里之蛇,呼朋引类而聚于一处,谓之“抟蛇”,其声名播于九霄,虽为群丐之首,地位低贱,而人不敢犯,皆因怀此绝技。故一般性的“锁蛇”,较之“抟蛇”,实小儿科也。

湘西山大林密,洞深涧险,为毒虫滋生繁衍之佳境,眼镜蛇、五步蛇、银环蛇、金环蛇、竹叶青、烙铁头、蝮蛇等毒蛇不下数十类,伤于蛇口不得及时救治殒命者甚众。如五步蛇,学名蕲蛇,又名白花蛇,民间戏称懒蛇,多伏于阴暗潮湿之处,败叶掩蔽之下,奇毒无比,而视力极差,某地苗人谓之“猪儿蛇”,喻其体硕大,人如误踏之,则噬人之速,万难应变。三线建设时,余适在永顺县长官乡参与会战,有两民兵夜行,误踏之,时值农历九月,凉风袭人,衣着颇多,一人着马靴,蛇齿透马靴而入,又透穿两层裤布,所幸未触及肌肤,有惊无险,另一人则被噬中小腿,惊怖而痛楚呼号,旋于呻吟声中昏厥,刚巧省医疗队巡回此地,因抢救及时,方化险为夷。此

君从阎罗殿一游而归,从此谈蛇色变,偶遇无毒蛇,也会惊恐万状,冷汗淋漓。

适者生存是大自然的不二法则,万物相生相克是具有广谱性的常情常理。有奇毒之蛇虫,必有捕蛇之高人,克毒之奇药。中国中医被誉为“国粹”,实乃偏方之多、药效之强、医书之繁、名师之众,历时之长举世罕见。民间巫医、草医亦擅长疗跌打损伤和毒虫咬伤,湘西苗族巫医多能就地取材,即景疗伤,用常见的杉树韧皮,即可治愈粉碎性骨折。中国北地南域皆有喝雄黄酒,挂“蒲剑蓬鞭”之习俗。清顾禄《清嘉录》记蒲剑蓬鞭条:“截蒲为剑,割蓬为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本草纲目》:“菖蒲,一名水剑”,这种可辟邪却鬼的水菖蒲,于湘西任何一条溪涧可见,生命力极强,衍生甚速,色碧如玉,散发着淡淡的异味。而疗救蛇伤之药亦甚多,不下百十种,诸如铁灯台(七叶一枝花)、半边莲、半边旗、白花蛇舌草,直至最常见的三月苞、五月苞(龙船苞)、三不跳(犁头草)、乌臼树叶,皆为疗蛇伤之良药,惜常人不知耳。房前屋后,遍植指甲花(凤仙花),即可避蛇虫造访,俗云百草是药,诚不谬也。

传麝香可以避孕,其浓芳穿透力极强,女子佩于身,床头嬉戏即可杀死男性精虫;中药阿魏,奇臭无比,如闻腐尸,而垂钓者援引为上佳诱饵,何哉?味也,气也,气之薰也,味之袭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季德胜凭当众生吞蝎子、蜈蚣,生嚼毒蛇之头之绝技,终得在大上海立足,现世一些捕蛇高手,游方蛇医仍能当众表演毒蛇咬舌,俟人中毒甚深,方施药救治以显其效彰其能,一些江湖身怀绝技的捕蛇者手臂敷药,即可空手入穴捕蛇,盖因药效无比,味气足能摄蛇,触手处活蛇嗒然若失,故可手到擒来。

湘西锁蛇人,本兼巫医二职,既擅长巫技,又精通中草药,对蛇之习性,熟识甚详,能察地之形,识蛇之迹,辨蛇之味,知蛇之穴,晓蛇之路,焉能被蛇攻击?倘偶有疏漏,小有意外,则灵药一剂,化险为夷。由此观之,药物之妙用实乃锁蛇绝技施展的核心和关键,其间蕴含了科学元素。

东晋炼丹士、道士、医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圣理》篇中提及:“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或有邪魅山精……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侣皆使无受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今伏不能起。……若人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则立愈。”“以炁禁之”的“炁”即“气”,含有“气味”、“气功”的意

味,但人在穿越数里、数十里大山不可能频繁发功,时时发功,所以更精妙的解释是“气场”,即人体小宇宙不断对外播散气味所形成的空间,这种气场并不需要用意念催发,它是由人体自然而然透溢而出的气味形成的,人行一路,味播一路,而此种气味必为毒蛇虫极忌殄厌恶之气味。湘西锁蛇,大都系师徒传授,他们自小用药水浴身,吞服药水,年长月久,身含毒性,练就百毒不侵之体,有极强的免疫力,现代医学上谓之产生“抗体”,故斯人躯体不断对外发射克蛇、驱蛇之气味,毒虫闻之而逃窜蛰伏,然常人难于觉察耳。

三

湘西锁蛇,属一种巫技,是白巫术和黑巫术的结晶品。

锁蛇首先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白巫术。乡民入山,为避山瘴五毒,防毒虫噬咬,故以药物为防御性武器,所谓“以毒御毒”是也,达到入山者正常劳作之目的,以保护生命为宗旨,故非阴毒之法,害人之术,属于防御性的感生性质的白巫术,锁蛇者功不可没。

湘西山大林密,交通不便,由于地理隔绝机制和生境的恶劣,又缘于此绝技巫医相通,原始巫文化积淀层的厚重、湘西人生存意识的强烈,铸成了该绝技留存是最后一隅。今日之湘西,精通锁蛇巫技者虽然不多,但绝非一、二人之专利,往往某一山寨就能找到操弄此技者,其间可能包括精通此技者,粗通者或偷师学艺之仿效者,但个中真正的高手委实难于寻觅。绝顶高手不仅能“锁蛇”,而且能驱蛇,湘西人俗称“团蛇”。“团”意,即“会合在一起”,余意作“转”解更妙,有人力揉弄之意,转蛇人

以己身为坐标,念驱蛇诀,可将方圆数里之蛇尽数驱赶于此而环列之,与巫师结伴同坐之人也可保无虞,惟不能惊怖呼喊,倘蛇群受惊,则会攻击人。野史中亦有记载擅长辰州符者,为救治被毒蛇咬伤淹淹待毙之人,念动驱蛇诀,附近螫仗之蛇皆被驱出,一一过被噬者创口验测之,其中必有噬人蛇,亦必无奈吮吸伤者毒血,将毒液尽行吸出,巫师方施药救治,巫师又于地插一利剪,双刃分开,若斯蛇屡犯人,则默念“金剪飞刀符咒”,其咒曰:“天灵灵,地灵灵,鲁班赐飞刀随带身,若有邪师来使法,金刀三把不容情,一把斩了蛇头,二把斩了漫身,三把斩得头皮眼睛昏,西天去请唐三藏,南海岸上请观音,急急如律令。”咒毕,则利剪闭合,噬人者必于剪下断为二截,而患者立愈。

锁蛇巫技倘炼到炉火纯青之程度,则可布咒蛇阵,可任意指挥蛇类,驱役蛇类,攻击对手,蛇毒的可怕威力和蛇类蜿蜒游走窜伏的隐蔽性都得到发挥,常令对方猝不及防,一溃千里,但这样,该门巫术已越过了以防御性为主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临界点,沦为不则不扣的黑巫术了,倘心术不正之人施之,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

湘西自古蛮荒之域,边陲之地,官府剿苗之火延绵数千年,民族隔阂导致族际仇杀之事时有发生,故湘西民众习武成风,又有承载血海深仇而无力雪恨之士,访名师以学成绝艺绝技,而锁蛇绝技本属辰州符“七丁十三川”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湘西巫傩文化积淀层之厚重,生态环境之恶劣以及湘西人自强不息之民族禀性共同保存了濒临失传之绝技的一息香火,执掌了锁蛇、转蛇、布咒蛇阵的专利权,印证了蛇龙在深渊、猛虎在深山的俗谚。

(责任编辑:粟世来)

“Snake-locking” in Xiangxi: a Black and White Witchcraft Cont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V Yang-z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Snake-locking” in Xiangxi is one of the surviving stunts in Chenzhou Residence, and is a defensive white witchcraft. However, it can be turned into an offensive and fatal black witchcraft, thus it is a combination of black and white witchcraft. “Snake-locking” contain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 element of medicine. The isolated geography and the deep witch culture gives birth to this black and white witchcraft and keeps it to grow.

Key words: snake-locking; black witchcraft; white witchcraft; el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